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上度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彪炳史册的井冈山精神。这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革命意志,其力量之基正是人民群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军主力离开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井冈山民众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为了推动井冈山山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井冈山地区宁冈、遂川县均于1932年4月前后开始成立反帝大同盟。该组织是人民直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组织,它和苏维埃及其各革命团体组织是横向关系,但反帝大同盟切实遵守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和拥护苏维埃政纲。如,在成立宁冈县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规定的组织任务是:号召工农贫民学生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励会员群众参军去扩大红军的战斗力量;等等。井冈山地区反帝同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直接效果就是唤醒了民众,巩固了井冈山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一改井冈山根据地丧失后民众革命斗志的落寞与沉寂。

遂川、宁冈两县大同盟建立后的两个月

内,就发展起9个反帝大同盟分会,会员212名。中共湘赣省委于1933年2月向中央报告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反帝同盟已建立了日常工作和对下级的经常指示,并建立了巡视制度,制定了反帝斗争纲领。在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示威运动,继在12月4日,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胜利武装示威运动,并发动举行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运动,已收到相当效果。”

“七七事变”后,从南昌和杭州等沦陷区有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与学校、难民进入井冈山地区。这些团体与单位到达井冈山地区后下到各县,与反帝大同盟会员们一道在城乡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从而对政治上相对闭塞的井冈山民众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影响,激发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重要的是,这些爱国人士进入,既推动了抗日文化的发展,也为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建立提供了历史机遇,部分党组织得以恢复,党员人数得以发展和扩大,从而把抗日救亡活动推向了高潮。

## 依靠人民的力量

何小文

共产党人在事关革命军队生死存亡之际走上井冈山,通过在井冈山不断探索创新,探寻出一条依靠人民,掌握人民力量的道路

后,又走下井冈山,经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走向了胜利

激励民众武装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抗击侵略者。1937年10月,继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完成井冈山地区游击队集中改编事宜,陈毅曾“冒险”来到井冈山地区的九陇山,成功动员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谭余保等接受整编,一直坚持在井冈山地区300余人的游击队终得以开赴抗日前线。

在抗日救国的精神鼓舞下,经过革命洗礼的井冈山地区广大民众,除了捐钱捐物支持抗战外,他们支援前线的斗志和精神空前高涨。其中作出的最直接努力和最大贡献,就是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参加井冈山地区遂川国际(盟军)机场的修建,据《中国共产党井冈山地方史》记载,仅在1941年4月遂川机场的一期工程中,就动员了井冈山地区民工

8000多人参与建设,后来还有多批次民工参与其中。

1942年10月竣工的遂川机场成为当时中国离敌线最近的绝密机场,而它也成了日军“大东亚圣战”的眼中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大批空军调入中国参战,不少的战斗机、运输机起降遂川机场。与此同时,中美空军开始攻击上海、长江水域以及东南沿海、台湾,以及日本人的军事基地,以便封锁日本的海上运输。为此,1944年冬,日军二十七师集中在湖南耒阳,四十师集中在道县、永州,分途向茶陵公路、粤汉铁路、湘粤辖区的遂川国际盟军机场以及赣县、新城的临时机场进犯。

是年12月8日,敌先头部队与国民党新11师前哨接触,随后,约700余人的日军一加强联队进入井冈山黄洋界。双方激战至10日拂晓,日军伤亡惨重。第二天又在井冈山黄坳遭国军58军一部的埋伏,被全歼。但是,1945年1月25日,敌大部队则绕道井冈山,向遂川长驱直入。28日,日军占领了遂川县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井冈山地区人民受尽了折磨,敌兵所犯的

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其残暴程度,真是古今中外,前所未闻。

面对敌军的侵略,井冈山地区的民众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配合抗日军队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团结抗战的凯歌。

1945年2月,日军终于被赶出井冈山地区,8月14日,日本兵在衡阳集体投降。至此,井冈山地区的民众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5月至翌年5月,在中共井冈山地区党组织以及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官员的教育鼓励下,江西省保安训练团团长尹豪民率领1200余人的井冈山地区地方武装开赴高安抗日前线。尹豪民作为井冈山地区地主反动武装的头目,十多年来一直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敌,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罪孽深重。然而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他能服从调遣,带领井冈山地方武装参加抗战,其行动不失为值得肯定的爱国之举。”(见《中国共产党井冈山地方史》)

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在燎原的抗日烽火中依然闪亮,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国家、民族最苦难的岁月里,只有人民自己站起来、站得住,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 烽火伤离别

## 家书传正气

吴春龙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充满缅怀的时刻,重读一封封弥足珍贵的抗战家书,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进那一段硝烟岁月,抗日英烈的家国情怀、拳拳赤诚,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这是1937年9月川军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傅常出川抗战前给妻儿留下的一封信。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前往抗日前线,包括滇军、桂军、川军等。为了让家书长期保存下来,他的妻子找了一个工匠,将家书刻在灯柜上。这是一封特别的“灯柜家书”。

1939年,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物资大通道。当时急需大批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3000多名南洋华侨也为此而归国参加抗战,他们就是著名的“南侨机工”。当时回国的女机工一共只有四人,其中就有白雪樵。她在回国参加抗战前,留给父母一封信:“亲爱的父母亲:别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当白雪樵的家书被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刊登后,激励了无数的华侨投身祖国抗战的大潮。在抗日战场上,南侨机工迅速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一度担负了滇缅公路上近一半的物资运输任务。去年,白雪樵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在青年时代书写的“抗战家书”,却永远留了下来,铭记着那段历史。

新四军连长程雄的人生轨迹,是由一封封家书串联起来的。1936年末,程雄秘密结识了红28军第一便衣队长陈彩林,并要求参加红军。一天晚上,他离家而去,草草地写了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讲:“慈爱的双亲大人,儿因家贫无钱升学,立志离开家乡,远走高飞,寻找光明,罪甚!罪甚!……”1938年夏,第五战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直属26工作团到达店前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盼望已久的程雄立即报名参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程雄被分配到新四军第2师5旅13团2营3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临行前,他又给双亲写下了另一封家书,从信中可知他已经做好了为国家 and 民族牺牲的准备,同时又为不能为父母尽孝而自责:“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罪甚!罪甚!”1943年8月17日,愿献头颅保中华的程雄,在江苏省六合县丁家山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家书中“为光荣而死”的诺言。他牺牲时,年仅24岁。

那一封封抗战家书,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那些一身浩然正气的抗日英烈,让今天的我们得到了心灵的滋养、灵魂的洗涤、思想的引导和精神的激励!

本版编辑 敖 蓉



1944年,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全歼据守的1260名日军,却付出了伤亡7763人的代价——

## 松山有幸埋忠骨

本报记者 余 颖

不过70年,丰沛的雨水和温润的气候就让松山的植被重新繁茂起来——青草遮蔽了焦土,野藤掩盖了暗堡,碗口粗细的松树直直地生长在曾经的战壕里,让饱经风雨洗刷的战壕愈发失去了棱角。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走在新修的木栈道上,松山看起来跟普通的森林公园没什么两样。只有那些写着“日军补给车道”、“日军暗堡”、“日军战壕”的指示牌,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浴血搏杀。

**这里是反攻必须啃下的硬骨头,而日本军队在这里筑造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御工事**

只有站在松山山顶上,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滇西反攻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东向远眺,就是著名的怒江大峡谷,奔腾咆哮的怒江从北向南蜿蜒而过。对面群山间盘旋而下的那条细丝就是滇缅公路。它在峡谷底部的惠通桥过江,之后要绕着两个“之”字形的大弯,才能爬上西岸山脉的最高处,向西边的龙陵、芒市、遮放、瑞丽延伸,最后进入缅甸。松山就钉在滇缅公路怒江西岸的最后一个大弯处,公路正好从山顶下面绕过,形如一座天然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40里江面,被西方记者称为“滇缅公路之直布罗陀”。因此,1944年滇西战役打响之后,夺下松山,势在必行。

从表面来看,中国军队在松山战役中实力占据绝对优势。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少佐,相当于中国的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126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孤军作战;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1。这是为什么?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惊讶地发现,松柏青翠的松山根本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座迷宫般的堡垒。

当年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再加上日本驻缅甸司令河边正三中将将从缅甸调来的一支工兵部队和从泰国、缅甸调来的两万民工,日本军队昼夜施工,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完全

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防御堡垒。根据史料记载,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极为复杂坚固。在一些重要地段,连坦克都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

竣工后,河边正三为了考验工事的牢固性,派了10架飞机轮番轰炸半小时,工事内部丝毫未损。为此,河边正三在给南方军总司令部报告中称:“松山水泥工事的坚固性,足以禁得起中国军队任何武器的敲打,中国军队不伤亡20万休想拿下松山。”

不仅如此,113联队还拥有日军中的多项纪录。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此外,日军阵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1944年松山战役打响之时,中国军队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顽固的对手和堪称全世界最坚固的堡垒。

**整座山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62对尸体保持着缠打撕咬的姿势**

1944年6月4日,中国远征军第71军渡过怒江,开始仰攻松山。

一开始,中国军队对战事估计相当乐观。主攻的71军只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决心在军属山炮支援下几天之内全歼松山日军。但反复攻击了近一个月,进展缓慢,71军军长钟彬不得不介入指挥,并调来第二军新39师117团加入攻击,付出了1600余人伤亡的代价,到7月7日,总算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几个支撑点,就再也攻不动了。此后,日军退守松山,中国方面改由攻击力更强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8军担任主攻。

7月5日到7月12日,第8军连续三次对松山日军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寸步难行。因此,中国军队改变策略,不再派步兵上阵,而是猛烈炮击松山。美军轰炸机、怒江东岸的国军重炮群也配合对松山进行了猛烈轰炸,扔完燃烧弹、烧完,再由国军炮弹猛烈轰炸,将浮土炸开后,又是燃烧弹,再炸,再烧。如此反复,连续三天,直到可见的日军地堡变为废墟。7月23至25日,第8军趁势开始第四次突击。

但进攻过程中,日军凭借四通八达的地道、坑道,对中国军队进行神出鬼没的袭扰和歼击,各个阵地上国军战士遗体与日军尸体纵横交叠,战势僵持不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紧急电令第8军副军长李弥赴松山增援。

李弥观察战场后,命令各部官兵进攻时,不宜急于求成,而是要用各种方法将进攻路线上的日军堡垒逐个彻底消灭后,方可继续前进。虽然这样进攻时间会很漫长,但

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7月30日至8月10日,中国军队先后3次发起攻击,终于攻克大垭口,将日军大部歼灭,只留下松山主峰子高地。

而此时根据航拍照片分析,虽经美军飞机轰炸、国军重炮不断轰击,子高地日军堡垒仍相对完整。国军把战壕掘到离子高地还有200米的地方,就再也无法前进了。而且子高地的山坡特别陡,至少有五六十度,连打枪都得仰起头,国军手脚并用向上爬,还得躲避日军火力点的射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此时松山主峰屡遭轰炸,遍地焦土,攻击路线已无任何遮蔽掩护,强攻必然带来更严重的伤亡。

经过商讨,中国军队决定,用坑道爆破炸毁顶峰。

坑道作业从8月3日开始,到19日终于完工,当夜即填装炸药。

第二天,荣3团就对子高地突击,火力异常猛烈,意在吸引尽可能多的日军进入爆炸区。9点15分,在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两股数百米高的黑烟在子高地上冲天而起,久久不散,子高地日军的整个大碉堡被托起数米后又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石块土块雨点般四处洒落。

突如其来的大爆炸破坏了日军阵地,留下了很大的突击通道。日军作战部署也被打乱,重新调整补救已经来不及。9时30分,也就是爆破15分钟之后,荣3团随着冲锋号声一跃而起,冲上主峰。日寇惊慌失措难以抵挡,撤退山下。国军不损一兵顺利突入子高地,阵地上竟没有响起一声枪声。

为夺回子高地,日本军队两次反攻,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守军荣3团3营仅存的80多名战斗士兵牺牲。至8月22日拂晓,荣3团团长赵发毕亲率最后的部队——由30余名伙夫和特务排仅剩的10多名士兵组成的敢死队反击,在各级指挥官的望远镜里冲了上去。参加反冲击的日军只剩下寥寥数人,但依然死扛到底,直到阵地被国军再次夺回。而此时的子高地上满目焦土,断肢残体四下散落,敌尸骸交相横陈。战后清点,发现保持着缠打撕咬的姿势的尸体就有62对。

如今,这片原名马槽洼头的小山被后人称作“肉搏山”。也只有这个直白的名字才能提醒人们,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土地曾经饱受炮火的攻击和鲜血的浇灌。

此后,中国军队又组织了两次总攻。9月4日,国军发动了第九次攻击,也是国军在松山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总攻,攻取了黄家水井。这是日军最后的据点。9月7日,在黄土坡最后抵抗的10多名日军也被全部击毙。这天下午,国民政府宣布,全歼松山日军;日本陆军省则无耻地宣称:拉孟守备队“全员玉碎”。

至此,中国军队已伤亡7763人,原来长满参天大树的松山只剩下两棵松树,连山头也被削下去1米多。

**沉寂已久的战场,希望有更多人来缅怀英烈、铭记和平**

松山大战遗址纪念园最近正在整修。按照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面积达213公顷的滇西抗战文化园区,龙卡山、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等遗迹都会成为重要节点。去年,有超过4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松山,当地政府希望松山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及中国抗日战争与和平教育基地。

松山沉寂得太久了。1944年9月,经过三天的搜山及整顿后,远征军大部队离开了松山。此后,随着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2010年,一部名为《滇西1944》的电视剧热播,才让昔日的战场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

参照电视剧情节按图索骥的游客们发现,虽然当年的战争场景已不可见,被日军烧毁的房屋残垣断壁却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2013年9月,广东佛山雕塑家李春华创作并捐赠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在松山落成。雕塑园从左到右依次矗立着秋装、娃娃兵、炮兵、跪射、驻印军、冬装、盟军、吉普车、女兵、在世老兵、战马、将军等12个远征军老兵雕塑方阵。他们全部面朝松山主峰,那里也是当年战斗最惨烈的方位。

静静地走在这些雕像中间,似乎看到硝烟凝固,听到号角长鸣。战争中不知名的战士跟雕像的脸重合在一起,他们在弹雨中为迫击炮装弹,在泥泞的山地上冲锋,在完全没有遮蔽的洼地射击,在血染的战场上相互搀扶着站立。旧战地让原本叽叽喳喳的游客们不自觉地表情凝重起来。

就这么沉默着走到松山脚下,天上突然下起了雨。雨势又急又猛,路面湿滑难行。70年前,也是在这样大雨如注的天气里,年轻的士兵们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穿过呼啸的子弹,冲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却带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配图:松山中国远征军雕塑群 余 颖摄

